



叶维廉文集

第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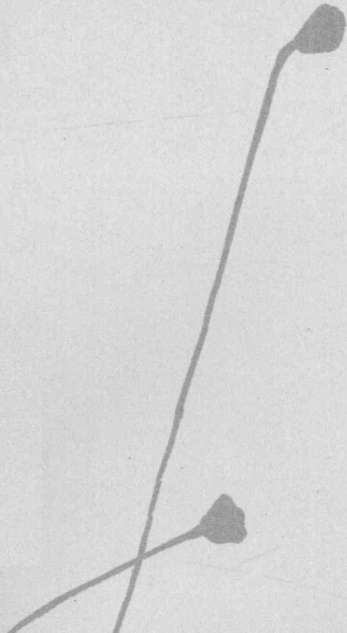
叶维廉文集

万里游思

YEWELIAN WENJI

第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维廉文集. 第8卷 / 叶维廉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8

ISBN 7 - 5336 - 3054 - 8

I. 叶... II. 叶... III. ①叶维廉—文集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722 号

责任编辑:包云鸿 装帧设计:朱 锦 版式设计:黄 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2.5

字 数:270 000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31.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651321

邮编:230061

目 录

万里游思

曼茵河上的佛兰福特·····	〇〇一
酒香的村镇和城堡·····	〇〇七
初识古城提里尔·····	〇一七
让景色拥有我们	
——印象派景物试写·····	〇二三
塞纳河的两岸:美与传说的涌溢·····	〇三一
附录:巴黎啊,你将走向何方?·····	〇四一
卡斯提尔的西班牙·····	〇五三
自琉璃的海中跃起,那圣·米雪山堡·····	〇六九
让我们随着诗的激荡到英国·····	〇七四
阳光大道与天蓝海岸·····	〇九〇
时间的博物馆	
——米兰与威尼斯艺术的留痕·····	一一〇〇
阿尔卑斯山城的抒兴·····	一一四

布达佩斯的故事·····	一二五
污染的白莲:印度之旅序曲·····	一五一
最深沉的一瞥·····	一六一
千庙之城与太阳庙·····	一六九
从花岗岩里释放出来的神庙:爱罗拉石窟群·····	一七八
永恒是绿色的记忆:爱真德岩庙观画的印象·····	一八九
雪岭间的微温:如意谷克什米尔·····	二〇三
看泰姬·玛哈陵的三种方式·····	二一一
嘉齐灵合:狂喜的艺术·····	二二〇
尼泊尔圣河观浴记·····	二二八
土耳其札记·····	二三七
航向拜占廷·····	二三七
初临伊斯坦布尔:一支熟识的古歌·····	二三九
耀目的夜游和捡破烂的清晨·····	二四四
伊斯坦布尔之晨·····	二四六
市集市肆·····	二四八
博斯普鲁斯海峡·····	二四九
梭菲亚圣智教堂·····	二五一
古罗马“沉宫”(地下贮水堂)·····	二五三
蓝回教寺·····	二五四
拓喀卑宫中潜藏的人事·····	二五五
另一个时代的王子岛·····	二五八
大都会中的乡土社会·····	二六二
沉雄的飞跃与空灵的引发·····	二六四
隔离天日的商场·····	二六六
爱琴海札记·····	二六九

出发前·····	二六九
伊兹密尔:伤残过后·····	二七二
贝格尔曼:邃古记忆的涌复·····	二七五
神母之国:艾菲斯古城·····	二八〇
棉花城堡:百沐皆丽·····	二八六
梦入酒蓝的远方·····	二九〇
爱琴海在记忆的深处·····	二九二
红叶的追寻·····	二九五
我们踩在火山的脉搏上·····	三〇五
雨中圆觉寺·····	三一六
东京物语·····	三一八
布农堡因缘	
——庞德、玛莉和我·····	三二九
幽幽桂花香的奈良·····	三四六
山水日记·····	三五〇
山路悠然见堇草	
——给幻住庵的主人芭蕉氏·····	三五二
安达鲁西亚·····	三六一
新墨西哥抒情·····	三七四
迷离的巴里岛·····	三九一

曼茵河上的佛兰福特

德国，要看就该到拥有最古老大学的海德堡，流连在当年浪漫诗人和画家的圣地，穿行在古代的残垣里，在酒的弥漫中沉入浓厚的书香……

要看，就该依着罗曼蒂克之路 (Romantische Strasse)，去细细品味一个个完整地保存着中世纪的外貌与气氛的城镇，和那目不暇给的繁缛而刚劲的巴洛克建筑与雕刻。

要热闹，就该去慕尼黑，那音乐、舞蹈和狂欢节日的城市，跟巴伐利亚的后裔一同狂饮到天明。

现在是7月中旬，骄阳耀目，为什么不到童话故事般的黑森林去，幽林亮谷，骑在德国的屋脊上，吸着清新如琉璃的天空，想像一个女巫和一个仙女，一幽一明的斗逐……

为什么要到佛兰福特，这个古迹大部分已被炸平、在战后重建、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你问。

好葱郁的一片大树林，如浓郁的绿云，顺着曼茵河把佛兰福特温暖地护拥着。什么现代化市区的喧闹和熙攘，管它的！有了这片林木，便足以引起我们去探寻。古迹前路多得是，也不必急着去追迹。

如是，我们穿飞过林木夹道宽阔洁净的高速公路，跨过了曼茵河，然后，在许多矗立的现代建筑之间，依着弥漫着旧时代气息的电车路，迂回行进。从崭新的巨厦一转，眼前突然呈现一条作为甬道拱形的桥屋，古老、宏丽，由四个雕像用头顶着。我们跟着电车路从桥屋下穿过，在青石砖的路上摇行，而前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也是铺砌平齐的青石转地面，一方的山形墙级级递升、雕花清丽、三四层高 15 世纪风格的贵族住宅，一方是北欧影响下木架间涂灰的建筑，粉红、赭、灰黄、蛋白色相间相映成一种结实而活泼的趣味，另外一方则是以文艺复兴时代风格为主石建筑的市政局，壮丽地盘踞着，色泽是一种泥红，和谐地衬托着较轻快的其他建筑。此时，广场的角落上散放着多彩明亮的阳伞，伞下是咖啡座，三两休闲的市民或游客在那里品尝着下午茶，听附近一个游唱人在弹手风琴，偶然抬首在那里指手划脚地讨论广场边缘上那尖塔插天哥德式的古老教堂。广场上的一些飘旒，因着曼茵河的微风轻轻地拂动。啊，是我们的幸运，此时，7 月中旬以后，忙碌的德国人都出城去了，而把这份空旷和宁静留给我们。这个叫做罗马堡的广场，佛兰福特最古老的角落，此时，在没有熙攘喧闹的空寂里，竟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如繁复的花瓣所包裹着的宁静的花心。而我们欧行第一站的落脚处，那德国友人留给我们停驻的公寓，竟然是在这广场上惟一最古老的民宅里，可以朝夕面对这些俊美的建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佛兰福特，在曼茵河畔，站着—个精神抖擞的中年人，他把一片中世纪残留下来的盔甲，磨得像河面上烁烁阳光那



法兰克福罗马堡广场另一角。作者与慈美。(曼茵河上的
法兰克福)

样明亮,然后把它当作胸针那样,挂在他熨得整齐平滑的西装上,配衬得竟是如此合宜……

记忆,随着曼茵河,一流去。流弹、血肉、破瓦,都已化作河前那片森林的沃土。

记忆流去。

记忆日日地生长,像新生的事物,在几何的线条下快速地伸张。

一些雨来得正好,在这空寂的夜里,把广场洒得一片迷漾,更加像回到中古的时代。

在广场上,在教堂的稀薄的阴影下,有人把一些布旗燃烧,霍霍焉的火圈里,几个人把一个雕像似的人高举起来,随着动画式的罗伞转动。城里的人,围着火圈,都拿着雨伞在观看,火中的雨,夜中的火,焚烧的仪式,他们在宣说着怎样的一种已经失去的艺术呢?

教堂依时敲起了古老的钟声,在人群逐渐散灭的空寂里。

河是那样憩静,在微微拂动的晨风里。没有几个人在河边散步。河边簌簌的树叶便一波高似一波地响起,仿佛回应着河上的微澜。偶尔一条长长的运货拖船,也是如此缓慢地推行着。也许是游客不多的缘故,游船都像睡眠似的停泊着。走在河边的路上,听着自己足音的起落,仰首只见两岸上好几个世纪的建筑,如果较远处没有一些碑石式的现代大楼,如果没有河边大道上把风割得似破布翻飞的快车,这个早晨,仿佛

从上世纪到今天恒常未变半分。

在柏墨尔公园里的一棵大树下，散放着一些红色的室外桌椅，四面是盛放的海棠花和其他修剪平齐的花圃。空气温和而微微抖颤。走累了的看花人坐下来，呷着咖啡或茶。而透过筛着午后阳光的叶子，一队乐队正在那里严谨地奏着华尔兹，向台下全神贯注地听着的老人们。

时间被摒弃在花园外。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谈学问，这个菜市场。看，多少种新鲜的绿色，多少种不同的蔬菜；闻，那刚出炉的面包，脆的、松的、软的、硬的；闻，那多样的腌肉和干酪片的香味，猪肉的、牛肉的、鸡肉的，以及牛舌……听那纯乡土的快人快语的德国话……一切都如此熟识，不管你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一切都如此可感可识，只要你会闻、会尝、会吃……我们来买一些吧。

英文只可以半通的德国医生，迫不及待地对我太太说：你说你从加州的圣地雅哥来？你不知听到了新闻没有？昨天，一个疯狂的美国人，在圣地雅哥的一家麦当劳汉堡店里，一连射杀死二十多人。恐怖！真恐怖！那些美国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幸好人在德国？关于你的喉痛，你可以拿这个药去吃……

到佛兰福特的树林去！

到树林口。路不通车。我们下来走路，四个人，被攀天的大树包裹着。太阳光偶然如雨洒在我们的身上，洒在泥路上。

这是惟一回应着我们的足音的音乐。

是如此的静，我们几乎可以听见我们的呼吸飘浮过鸭子在湖上游过的流痕。

在树林的中心，惟有树林小径的两头透亮着光。偶一回首，从那光的中心，涌现一个散发的女子骑着一匹暗色的马，被光浮送过来。嗨！日安！那暗色的马带着一个散发的女子，缓缓地踏向另一头光的中心，缓缓地溶失在光的中心里。

中午。在树林的中心。一间啤酒馆。一间餐厅。只有我们四个人，被红格子布的餐桌围着。刀叉的声响里是从我们头上越过的叶子的碎语。

1984年7月18日—20日

○
○
六

◆

万

里

游

思

叶
维
廉
文
集

酒香的村镇和城堡

我们决定自己开车,是要看一般旅游看不到的地方:村镇和田野。

大城,大城当然有令人兴奋、令人驻足流连的建筑——怀古的赞叹,文化历史的沉思与低徊;但当你走过了十数大城以后,教堂、皇宫、广场都逐渐重叠为一个相似的形象,剩下来的城市的活动,如交通、购物……和别的大城市都大同小异;纪念品,除了上面印上欧洲某城某城的名字之外,有时竟然完全相同,没有什么民族、文化特色可言,说不定你把底翻上来,还是 Made in Taiwan(台湾制)或 Made in Korea(韩国制)的呢!

观光大城,除非你住下来一段时间,慢慢经验、慢慢感染,否则你始终是个“域外人”,走马看花。大城似乎始终与你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亲切不起来,熟络不起来。

一个民族真正的基层文化风范、文化气息,是在小村镇里,在田野间;因为小村镇里、田野间没有太多虚饰的架构,没有太多“世故”的面具,也许更重要的是地方小而简朴,我们仿佛可以一步便踏入它的心膛里,很快便可以亲切地熟络地感受它、欣赏它、甚至触摸它……

从佛兰福特的时速平均九十英里一百英里的 A66 公路

转向 42 号小公路的时候，眼前猛然展开一谷的嫩绿，一山又一山、一谷又一谷的葡萄藤。隐藏在累累的葡萄和随着微颺四溢的酒香中间，在安详而若颤未颤的绿叶里，是那样美好、漂亮、干净、明快的酒村和酒镇，依着石板街曲折回环，狭窄而亲切，屋宇变化多端，每间都各具独特的格局与形体，或带角度、或斜檐、或弯壁，各显其姿，各展其美。在这里，生活不是垂直或四方的；就是中产以下的人家，也花些时间把窗花、门雕和天竺葵安排得精致和明净，在曲折回环的窄街，你呼我应地一路挑逗着我们的眼睛。这，是生活的富裕？是精神的富裕？还是教育文化长久的陶养？我们的农村（请原谅我的坦率啊）和小镇，古雅者有之，但不多。我看到的，大多都很粗糙，建筑形式极少争妍斗异，而一般来说，都不够干净，不够卫生。这是中国以前贫穷留下的后遗症吗？是文化陶养因历史意外的中断吗？据我所知，他们的收入可能比这些酒村的村民高出很多；事实上，近年来从农村挟巨款到外国旅行的人，一年中不止万人，但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言行和住的环境，为什么还呈现着那么庸俗，有时甚至粗野呢？贴金代表的绝对不是精神的富裕。

翠绿在阳光中闪烁。

教堂的尖塔从农舍的屋顶上腾升，遥遥地和邻镇的尖塔静静地呼应着。

在一列列防风林的外面，在这个初阳未熟的早晨里，我们隐约地听见舟舷击水的声音，我们一昂首，正好看到一条长长的货船，徐缓地推向下游去，我们已经在莱茵河的河畔驰骋。

驰向莱茵河，是要看河岸两旁中世纪留下来的城堡。我

们第一站在艾白巴哈附近,却向山谷里走,为的是要看一所修道院,艾白巴哈修道院是西妥教团系列的寺院,是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建筑,深藏在一个幽谷里。

孩子在后座指手划脚按图指挥,我们穿过街道曲折的酒镇,转过斜坡,越过铁轨,我们已在小丘的圆顶上,两旁一波绿、一波金黄未熟和已熟的麦子田,弯入深谷里,然后又翻起到山谷另一面的斜坡,继续延展过去。在最后面,在一些浓绿的林木之间有些大农庄,四平八稳地坐着,俯视着农作物。好憩静“如画”的田园境界。这显然是印象派的色彩,而这色彩必然是春来秋往都年年递变的,不知有多少世纪了。但为什么德国的画家甚少画这样的景色,或者说,甚少画这种光亮、透明、澄净、近乎音乐的和谐色调,而走向狂蛮骇人、沉黑而厌人的表现主义呢?即连梵高那种阳光熠熠、仿佛跃纸而出的野兽派线条都甚少。如今,看着这一波接似一波的色泽,我想的是莫奈和梵高的笔触。明知是时代错误地域错误,但这些色泽是如此的成熟,我就让他们提高我这个不会油彩的人的视觉吧。

艾白巴哈修道院所坐落的山谷果然深幽,黑色石瓦的屋顶,一展百丈,带着罗马式的塔,在林木的环抱的中央,严肃而安详地指向蓝天。轻些走啊,不要把墙脚的杜鹃惊动,不要把酒窖中沉睡了一个世纪的红脸的酒闹醒。

沿着 42 号公路走,就是沿着莱茵河河谷的右岸北行。依着河的转折,一个个美丽的河镇山市依次出现。两岸游人如织。河边都是酒店、旅馆、咖啡座。人们沉入酒香里,思入河的流程中。他们是如此休闲地坐着,看河上的活动,听水声和橹

声的起伏。河上有大小的游船，上面坐满了人，也饮酒和品味着咖啡，向河上看，或向河的上游，搜索远远的山岩上有没有古堡。也有人在河的两岸，骑着自行车，一弯又一弯，一谷又一谷地驰行。一弯又一弯，一谷又一谷，而每每在一转弯，在河边的一个独立巨石的山顶上，便见伫立一个城堡，完整的、破落的，每一个仍是那样巍峨壮丽。即使是废堡，其俯视河谷的雄姿和气势，足以令人向中古遐思，想像一个武士为了一个公主，骑着马，那么费劲地，翻行上那悬岩上的城堡……或者为了战争，用弹石，用云梯那样前仆后继地攻城……但又好像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如今一切是如此的平静。城堡的存在，仿佛完全为了要完成一张画似的。

虽然我记得行遍欧洲的汉宝德好像说过，大家都用童话的眼光去看城堡，用浪漫的眼光去美化它们。他说，城堡其实是为了防卫而建，和它们紧紧相连的是战争、流血、焚城、谋杀，以及令人不忍卒睹的极刑，一点都没有浪漫的气息。

这话当然是真的，正如说月球上没有玉兔与嫦娥一样的真；但在这黑暗的历史的前面，城堡的气势仍是具有令人赞叹的美。譬如眼前的莱茵河的城堡吧，便有不少诗人墨客赞叹过：1774年歌德的《向高塔敬酒》，1788年贺德龄的《旅游日志》，其次法国的雨果、英国的拜伦都曾大幅度地描述莱茵河上的城堡，也不乏浪漫式的赏识，这倒不是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问题，正如赞叹山水并不一定是逃避主义。让我们试着跟随叔本华《莱茵的行游》，来承受一下这些城堡的涌现：

试想，在自然的雄奇壮丽以外，无数如画的古堡残垣，从突出的巨岩的尖顶，严峻地俯视山谷。在我们的行程里，我们看到一个、数个这种位势特殊、建筑奇丽的城堡。我仿佛在翻阅一本古旧的风景版画，每一张都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快捷地接踵而至，我们一下子无法全收眼底。在艾斯曼斯豪城的后面，苏纳克城堡的残垣如皇座盘坐在岩石上；而紧跟着这景物的后面，河慢慢地展开如湖，在这如湖的河面中央，我突然惊觉一条展开巨帆的战船泊在那里。啊！不是，原来是普法尔兹，一个建在莱茵河河心的城堡。在对面是老城高布沉黑的城墙，其上，高高傲然独立的是顾丹飞士城堡的残垣；而在圣·哥亚那可爱的小城后面，另见革命战争所摧毁了的莱茵飞士的城墙，冉冉升起……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远远的，又有两个城堡的遗址。我真不知如何去向你描述这城堡山水的壮美，尤其是现在，当落日转为淡红而烁烁焉在我们的目前，我无法把自己从这些景物间拨开，直到一切沉入落日的余烬里。

也许是越洋飞行的时间还没有改过来，也许是靠近中午，景物在熠亮的阳光接踵冲入眼底，有些累了。就停下来，靠着莱茵河的岸树下。停下来，就干脆野宴吧。德国凯撒包和腌肉。路旁有些小摊子在卖桃子和樱桃。7月底了，照讲季节已经过去；但在这里，似乎正在成熟的时候。德国的中部，此时仿似小阳春，一点也不酷热。坐在河边，河面上微风偶起，极其爽神。